

主 编 胡金印
副主编 王连祥

兴京旧事

辽宁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卢广绩先生访问记	文 奇 (1)
我与“青山好”及其部下	姚玉璞 赵宝植 (8)
巾幗烈士刘桂贞	王 洁 (12)
王育文轶事	高庆仁 (15)
傅天飞与舒群	曹文奇 (20)
血盟救国军纪略	曹文奇 (32)
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在新宾地区的斗争 ...	曹文奇 张 翔 (36)
抗联《西征胜利歌》是怎样诞生的	张德玉 (56)
“推大山”事件的真相	姚玉璞 赵宝植 (61)
东瓜岭村抗联战士被出卖经过	蔡亚文 (67)
枪毙“马大马棒”	单 玲 (73)
新宾县万人坑调查	曹文奇 (81)
日伪时期新宾的奴化教育与官制文化	索佳文 (121)

伪满兴京县协和会	索佳文 (132)
伪满时期兴京县的农业	索佳文 张翔 (135)
伪满时新宾县的商业	索佳文 (145)
三皇姑开矿	张德玉 (153)
旧中国新宾宗教活动场所述略	蔡亚文 (164)
赫图阿拉城地藏寺复建工程始末	赵维和 (171)
显佑宫复建纪实	赵维和 (179)
在新宾的日日月月	王启芳 索佳文 (185)
“神炮手”白炳武	单 玲 (198)
从丐帮走向革命	金洪江 (206)
李长新与敌保安队	王 洁 (212)
金庆山其人	王 洁 (216)
海宽匪帮的覆灭	王 洁 (220)
新宾儿女与抗美援朝	王 洁 (224)
我的从艺生涯	傅宝财 (228)
新中国第一位女英国能手李凤云	王 洁 (235)
民国廉吏邹健鹏	高庆仁 纪桂秀 (243)
方志名家刘熙春	蔡亚文 (250)
后 记	(252)

卢广绩先生访问记

文 奇

新宾是当年抗日战争的游击根据地，这里有许多老义勇军战士曾在卢广绩先生部下工作或与其接触过。因此，1993年原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的卢广绩先生百岁去世时，几名义勇军老战士家属委托我为卢广绩先生发了唁电。

我是在征集文史资料时多次拜访过卢老先生的。1982年7月4日，我与抗日烈士李春润的女儿李志云专程去拜访原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七路军司令郭景珊老人时，他主动带我们到沈阳市沈河区二经街义安里8号卢老先生家。卢老家居二楼，室内简朴异常，一张年久老式的办公桌放在墙边儿，89岁高龄的卢老，脸膛红润，头发乌黑，身体硬朗，坐在办公桌后的木椅上，卢老夫人热情地给我们送来了烟和糖果。

李志云自我介绍说：父亲李春润是原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卢老连声说：“认识、认识！”

卢老同我们谈道，李春润到过北平救国会。当时卢老任东北救国会常委兼后勤部长。1933年初，卢老曾亲自批准拨给李春润将军部队1万元钱，并帮助李春润部队募集了两大帆船的枪支弹药。后来他听到报告，李春润将军在凤城县塔儿沟与日军交战时负伤，在烟台壮烈牺牲。他深有感慨地对李志云说：“你父亲牺牲后，你们全家受了很多苦吧？”

李志云说：父亲牺牲后，张学良曾批给李家一笔抚恤金。但当时随李春润入关的义勇军战士生活无着，母亲将这笔款分发给

解散的义勇军将士了。后来，我们因生活来源断绝，流浪街头。张学良知道后将未成年的哥哥李树人送到军队学习飞行，当了飞行员。当张学良将军准备将她和弟弟、妹妹等送到南京遗属学校念书时，南京沦陷。她与母亲、奶奶等流亡西安。李志云曾入车向忱创办的东北竞存中学读书，由于当时经常上街排演抗日话剧，所以后来成为话剧演员。全国解放后，随丈夫胡家驹一起到甘肃省玉门石油管理局，后调甘肃省话剧团。而哥哥李树人1949年去了台湾。她的丈夫是一名革命老同志，但在1958年初被定成“右派”。而自己在“文革”中也遭到迫害。由于日本侵略军没有到过兰州，因而许多兰州人不知道什么是义勇军及辽宁民众自卫军是干什么的。造反派甚至荒唐地认为：义勇军——东北军——国民党——反动军阀，说自己是反动军阀的女儿。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没有领到烈属证明，单位也不承认她是烈士后代。李志云感到非常委屈，面对父亲当年的老首长，几十年的心里话一下子倾吐出来。

卢老泪水涟涟，难过地说：“我欠了一笔债。这就是对东北抗日将士的家属及参加过东北抗战的官兵没能很好地保护，当然自己有时也是自身难保。西安事变20周年时，周恩来总理曾和我说，对参加西安事变的将士、抗日义勇军官兵，生活困难的要帮助解决。我在东北工作，这应该是我的任务。可是没来得及向共产党组织汇报，便出现了政治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我都送进监狱及农村劳动改造去了，惭愧呀！”

他又同我们讲了当年在奉天官立第六两等小学校读书时，与周恩来同学之事，还有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西安解决事变问题，再次见到周恩来以及抗日战争期间与周恩来的交往。

卢老又对李志云说：“你在玉门工作过，认识不认识杨拯民？”李志云答：“认识。”卢老说：“杨拯民是杨虎城的儿子，现

在是名领导，我可以给他写封信，叫他来帮助你落实政策。”接着他又说：“1935年11月，一次张学良亲自开车，杨虎城与儿子杨拯民和我坐车，同去三原宏道书院旧址视察。当时我曾与杨拯民闹笑话说，你这官真大，司令给你开车，杨将军和我给你当警卫员。我见过他两面，最近在北京开人大会议时，又见到了杨拯民。我发言时说，我这次会上，最高兴的事就是见到了杨拯民。”

歇了歇，卢老接着说：“我1934年末到美国和欧洲考察经济。当时我看到美国工业很发达，那时我想搞经济救国，在国外创办实业，挣了钱寄回国内支援抗日。后来在国外见到邹韬奋等人，他们都说，抗日还需归国。这样，1935年末我回到上海。这时，我见到一个新宾人，才听到李春润牺牲的详细经过。他说，李春润是东北最有名的抗日烈士。”谈到李春润的牺牲，卢老哭了。

卢老擦去了泪水，缓了口气，又说：“听说通化给义勇军将领王凤阁建了一个纪念碑，通化还有一个杨靖宇烈士陵园。这说明通化的党、政领导很英明。凡是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志士，都应该宣传他们的事迹，这样才能教育后代，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搞好‘四化’。”

他又对我说：“你是新宾县的干部，你们能不能给请个碑（指给李春润等抗日烈士），负点责任。你们打上报告抄我一份，想法报给中央。”还说：“现在落实政策有的地方搞得不好。新民县有个女人，70多岁了，她是救国会成员，年轻时抗日，一辈子没有结婚。不知怎么弄的，这倒成了历史问题。她找过我，最近才帮助解决。”

我将征集到的一份《关德裕回忆李春润将军》的回忆录手稿，送到卢老手中，求他帮助把史实关。卢老说：“关德裕这个人我认识。他晚年还能写回忆录，这种精神很好。我看看，推荐在《辽宁文史资料》上发表。”他还说：“我过去的名叫卢乃庚，

1894年农历二月二十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毛祁乡小河屯，15岁时来沈阳。”

最后，我们告辞时，卢老送我们到门口，走路时我发现他的腿有些颤抖，我才觉得，他的年龄是大了。后来，我在《相遇贵相知》一书中看见了赵杰同志的文章，才知道卢老的腿病是1971年“文革”时遭迫害，下肢瘫痪，半年后病体稍有恢复。

7月6日下午，由辽宁省地方党史办公室李秉刚用吉普车送我和李志云再次到卢老先生家，并接郭景珊到卢老家，进行了第二次专访。

卢老说：“省政协副主席赵濯华也认识李春润，这是个老干部，共产党员，沈阳第一次解放时，他是公安局长，曾经在北平作过东北军工作。”而后，卢老便去找他，他是卢老邻居。

赵副主席来了，80多岁。他说：“认识李春润、黄显声、唐聚伍。”事前，卢老说赵濯华与李春润换过帖，拜过把子。赵老说：“1932年在北平成立过东北抗日将领大同盟，李春润是张希尧介绍参加的大同盟，当时大同盟成员都换过帖。李春润是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一方面军司令，义勇军第三军团的副司令。”卢老给赵老介绍关德裕所写的回忆录，当时卢老问我关德裕解放后的情况。我告诉他，关德裕解放后在扶余县中学当老师，1958年定成“右派”回新宾县外和睦农村。落实政策后，到抚顺市儿子家生活，前几天去世。他说：“关德裕是东北大学学生，去过救国会，这个人是个人材。李春润的材料写得很具体、生动。这些年，搞阶级斗争太左了，确实有些问题。”赵濯华要看一下李春润的材料，就拿去了。

卢老说：“材料要放到省里发，全国也可以。要写个序，说明一下，关德裕在劳动改造时还写出回忆李春润这样好的材料。”

当卢老听到李志云介绍爱人胡家驹被打成“右派”，1960年去世后，自己如何艰难地抚养孩子时说：“把子女都培养成人，

不容易呀，你是个好样的！”并提到黄显声、熊飞、史良等。

卢老说：“我给证明，李春润是烈士。”并要赵濯华也给出一份证明。而后赵濯华离去。

李秉刚打着镁光灯，为卢老及老夫人、郭景珊、李志云等合影。卢老说：“新宾的同志也参加，合影留念。”

卢老兴致勃勃与我们谈了很久。

7日早晨，我们第三次来到卢老家。省委党校李秉刚同志将新征集到的1934年由关德裕等人编著的《李春润殉国纪实》一书，给卢老看。卢老看到书上面有一张李振山的照片，说：“李振山没牺牲，我在1936年3月任天水县长时，他去找过我，我考虑他在东北抗战有功（他原是抚顺县警察大队长，1932年6月参加辽宁民众自卫军任旅长）给他安排了工作。”

卢老说：“你们党校做了很多工作，新宾党史办也做了很多工作，你们为革命史研究立了功。我感谢你们。”

接着，卢老给省政协秘书长孙毅北同志写了一封信，交给了李志云，并打电话和孙秘书长联系，但孙秘书长不在家。卢老又给省政协副主席长程西同志打电话，要程西同志接待我们。

卢老给李志云写的信内容是：“李春润‘九一八’事变后，辽宁首先起义，曾作义勇军司令。辽宁省地方党史办公室，收到当年的文件，使我想起当年抗战。李的事迹，使我非常钦佩、感动。希望辽宁省委统战部与甘肃省委统战部联系，按烈士待遇。具体办法请与省委统战部联系，并叫程西接见面陈。”

李志云请卢老为《李春润殉国纪实》一书影印件题字。卢老说：“不能随便写，得想一想。”

我们到省政协见到程西副秘书长。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同志。见到我们后，她为我们沏茶倒水，热情地问了李志云的要求，看了材料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使不少好人受到了冤枉，应该平反。关于定革命烈士问题，我们研究一下后答

复。建碑问题，我给打听一下。”她非常客气，最后派一辆小轿车把我们送回招待所。

8日，我们第四次到卢老家。卢老说：“李志云你可要继承先烈遗志呀！”又说：“关德裕也值得佩服。没有人写这部信史，后代人怎么能知道抗战那艰苦的历程呢？”

卢老在《李春润殉国纪实》影印件终页上题了词，交给了李志云，上写：“给李春润烈士的女儿李志云同志：李春润烈士是在1931年沈阳事变后，就在辽宁省东边同唐聚伍一起举抗日大旗，以后又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命令，任抗日义勇军司令。英勇杀敌最后壮烈牺牲，随同李的秘书关德裕，东北大学青年学生，给当时救国会写了有关‘李春润抗日殉国纪实’材料。因时局变乱，这份材料已散失。感谢辽宁省地方党史编委会同志们（这主要是李秉刚的功绩），在今天把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烈士宝贵资料搜集到手。不使其湮没。使我在当年同时参加抗日救国的人，看到这份材料感到欣慰。党史编委会将这份材料送给李春润的女儿李志云同志一份，加以保存，以作纪念。我觉得我们今天伟大的祖国，不但在抗日战争得到彻底胜利，而且对伟大的祖国建设，也取得伟大胜利。作为一个烈士后代，就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就是以保卫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好的贡献出我们的力量，这就是继承先烈遗志的最好纪念。卢广绩 1982年7月8日”

后来，我又同卢老先生进行过多次接触，他曾询问过我，县里还有哪些义勇军战士和烈士家属。我说，老战士有佟弼良、刘文英、纽廷珍、魏晓岩、张德钦。他说，认识刘文英，西安事变时他参加了，他是东北军军官，东北大学学生，回乡参加过抗日。他也知道佟弼良，北平朝阳私立大学学生，参加过抗日，保卫过卢沟桥，后来在陕西省枸邑县担任过法官，救助过许多爱国志士，光复后在沈阳东北义民还乡自治会工作过。他还说，马锦

坡这个人没见过面，但在北平时听过他的事迹，非常感人。据说，日本人将其逮捕，还有几名志士，临刑时高呼爱国口号，将监狱的大墙给震倒了，这有些传奇色彩。卢老最熟悉的是郑辅廷，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郑文杰之父，他是义勇军支队司令。当过东北救国会难民教养院小学校长、竞存中学副校长、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等，还担任过东北义民还乡留沈自治会会长。解放后两人经常见面，“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是东北的一个历史人物。卢老嘱托我要关心这些老义勇军战士及家属，并通过我转达县委和县政府，提议县政府能为烈士们建立一座纪念碑。

在卢老的支持和关怀下，1984年经中央民政部通知：甘肃省民政厅为李春润烈士正式颁发了烈士证书。当李志云领到烈士证书时热泪盈眶。1991年新宾满族自治县委、县政府为烈士们建立了“抗日英烈纪念碑”。1989年卢老还为我县出版的《兴京抗日烽火》一书题词。内容是：

“为抗击日寇而献身的爱国英雄李春润、梁锡夫两位烈士永垂不朽！”

卢广绩 一九八九、四、七。”

卢老去世，新宾满族自治县许多义勇军家属、亲友都很悲痛。他们感谢这位世纪老人，愿其流芳千古！

我与“青山好”及其部下

姚玉璞 口述 赵宝植 整理

我叫姚玉璞，民国2年（1913年）生，今年84岁。

我是新宾县旺清门江南村人。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年纪轻轻就沾染了抽大烟的恶习。他经常出走在外，不能干活，当时的家境很贫寒。一次，天已晚了，他从头道沟那边经滴台山回江南，在滴台山下不慎掉入江套子（富尔江）的深水中，因抓住了树棵子才没被淹死。第二天有人发现他还在江里，通知家人，把他打捞上来后得病死去。剩下母亲和我相依为命。

十几岁的我和母亲干不了重活，就在江南开了个“小伙房”，靠来往的牛马车在这住挣点钱。日子虽不算富裕，但并不算很艰难。

我和“青山好”——倪永林以及他后来的部下王紫阳、何春山，还有朝鲜独立团的安喜友都是同乡。除了王紫阳年龄比较大些外，剩下我们都差不多。我们相处得也很好，都像亲兄弟一样。

倪永林生在南腰岭（龙头山），与我们江南村有二三里路，仅一江之隔。他的大哥外号倪大扯子，他的二哥倪二扯子，他俩都是种地的。倪永林的外号倪锅子，他个子很高，腿很长，上山坡能跨8根垅，下山坡能跨12根垅。事变前，他在江南村王紫阳家当“炮勇”，替王紫阳看家护院。

王紫阳家是江南村的钱粮大户，他家就在东泡子沿。他家不仅有房而且有地，江南一带的土地都是他家的。从他爷爷开始在

江南就是富户，他家常年有雇工，多时十几个人。王家四合院内的东南、西北有两座炮台，倪永林就在他家习枪练武，当保镖。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侵占东北后，王紫阳带领倪永林等家丁参加了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在抗日将领王彤轩手下打日本。

民国21年（1932年），自卫军因武器弹药不足，衣食住没有保障，被日本关东军打散。倪永林随后拉队上山，立杆报号“青山好”。王紫阳因年老体衰，甘居于倪永林手下，为“青山好”部队的一队长，号称“老来好”。

何春山是二队长，字号“金边好”。我们从光屁股开始就在一起玩，我们常在一个被窝里睡大觉，有时到他家，有时在我家，我们无话不说，不分你我。

三队长“绿林好”，四队长“登局好”，五队长“双局好”，都是山林武装好汉，先后与“青山好”联手入编。只因他们都不是本地人，我们虽然都见过面，交往都不深，不知道他们的真名都叫什么。

“青山好”和他的几个分队，有时在一起，但经常分散开活动。他们活动在通化、桓仁、新宾东部一带，也经常到江南附近头道沟、大荒沟、钢山、夹河北等地，整天钻山沟、进林子，东打一仗，西打一仗。

因为江南是他的家乡，他把这一带当做根据地，常到我家来，有时在这住，有时让我帮他们办些事。记得很清的有两件事：

民国22年（1933年），阴历九月的一天，天很冷，二队的战士还没穿棉衣，脚上还都穿胶皮袜子。那天一清早，他们到了我的家，战士们冻得直发抖，个个冻得打牙帮。二队长“金边好”——何春山对我说：“你看战士冻的这个样，到现在还没穿上棉衣，你帮我们上县城买点棉花和布匹，给战士做上棉衣好过

冬。”随后交给我一块 80 两重的银子，说是从南边（桓仁一带）弄来的。

于是，我赶紧找到当时在桓仁开杂货铺的我三叔姚忠贵，以他办货的名义，赶到新宾县城，先到银匠铺把银子化了（化成碎银）换成钱，又找了个买卖家，买了布匹、棉花和靰鞡。

80 两银子买的棉花和黑棉布（斜纹布，很厚实），还有几十双靰鞡，整整一马车，托李振铎的哥哥到县里卖粮的车往回拉。

当时出新宾东门得过两道岗，岗哨设在当时的新兴街。因买的东西多，太扎眼，白天不敢装车，也不敢往回走，只能等到天黑后才装车，半夜时分往回走。那时候马车在街里又不让走，只能走河套。

当车赶到东门岗哨时，正巧的是站岗的不是警察，是“自卫队”的民工，跟他们说点好话，给他们点钱，也就顺利地放行了。我们急忙往回赶，第二天早饭后到了家。

棉花、布匹拉回后，发动当地的百姓给做棉衣，二队的冬装算是解决了。

另外一件事是伪康德 2 年（1935 年）的春天。倪永林的侄子倪宝金（和倪永林在一起打游击）要娶媳妇，托旺清门赶车的于广林到新宾县城买金戒指。结婚的地点选在大荒沟口的大横道河子沟门那儿。按约定的时间于广林没回来，倪永林一清早骑着他的小灰马跑到江南去找我。

那时候，我二十二三岁，胆子也大，也没想骑倪永林的小灰马上县有没有危险，跳上小马就直奔旺清门朝新宾县城赶，倪永林从江南徒步往回走。

倪永林的小灰马轻捷，灵便，不仅跑得飞快，也通人性。它可以从房门进屋，从窗户跳出来。我们家一带的人都认识倪永林的小灰马，因为我和倪永林常接触，马和我也熟悉。它带着我一口气跑到白旗堡，才看到于永林赶着马车往回来。等马跑到车跟

前，我说：“那边等着用戒指，倪永林让我来接你。”于永林掏出戒指交给我，于是我转身往回返。

等我骑马跑到大荒沟，把戒指交给倪宝金，已是下半晌。

这一趟骑着倪永林的马，真不是小事情，往返七八十里路程没遇到坏人，没惹出什么麻烦，也算是万幸。

倪永林和他的部下端炮楼，打日本，扮成日本官兵堵截日本汽车，二三年间，在旺清门就有好幾次。在转水湖、腰岭子、依木树等处，打死敌人无数，烧毁汽车多辆。在桓仁鹰户沟堵截守备队汽车时，“金边好”——何春山被枪打中，当时阵亡。

江南一带因为有“青山好”部队和朝鲜独立团在那儿活动，很少有其他山林土匪找麻烦。

日本实行大规模的归屯后，旺清门地区方圆几十里（东到东江沿，西到红升），只有旺清门一个围子，周围几十里没有人家。“青山好”部队的人在家乡一带的活动越来越少。

民国26年（1937年），倪永林带妻子去看病被告密，在通化臭李子沟炭窑遭到警察的袭击，倪永林牺牲之后，发现了杨靖宇部队收编他的委任状和大印。此后，他的弟兄都隐蔽起来。倪永林是为抗日而牺牲的一名英雄。

为了彻底消灭抗日力量，日本人耍出花招，发通告说：给以前干过事有“污点”的人发放居民证，发证后就算是“良民”，过去的事就不追究了。在桓仁县一些人去领居民证，结果警察在“西大川营”打开一个冰窟窿，把在规定期限内去领居民证的三四百人抓起来，捆绑在一起，用刺刀威逼着推进冰窟窿淹死了。这里也有“青山好”的弟兄们。

王紫阳后来投奔日本在新宾开的子荣公司，其他人都不在了。

巾帼烈士刘桂贞

王 洁

在苏子河的下游有一个被松林环抱着的小村庄叫南加禾。

1932年深秋的一天，远处传来了断断续续的枪声，不一会儿，山间的小路上出现了一位飒爽英姿的女战士，只见她骑着一匹战马飞驰而去，日伪军的马队在她身后，猛追不舍，扬起滚滚尘土。女战士边骑马急驰，边侧转身子射击敌人。突然，马失前蹄把她摔在地上，她就势趴在地上继续向日伪军射出一串串仇恨的子弹，这名女战士叫刘桂贞。

刘桂贞1914年11月5日出生于兴京县（现新宾县）多福区。在父亲的支持下，她成为第一批入“劝学所”的读书女童。刘桂贞聪明好学，爱好文艺，经常和同学们一起跳舞唱歌，同学们叫她“铜嗓子”。在学校她接受了进步思想，剪短发，放足，自强自力。她还学会了绘画与手工刺绣，曾绣了一张孙中山的像，绣像惟妙惟肖，被老师悬挂在教室的墙上，她还擅长书法和写诗。

1931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春西北部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刘桂贞此时正在兴京女子中学读书，她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她和老师、同学们高唱《铁血歌》：“只有血，只有铁血可救中国。起来！起来！大家团结！大家团结！努力杀贼……”同时愤怒地写了一首诗：“豺狼恶犬打不尽，何得愁，容却画生。噫嘻悲哉！生于英日横行时代，何日

才得安宁？我一定——报效祖国做一名巾帼英雄。”并邀同学好友，主动去慈善会做难民服务工作。

1932年4月下旬，抗日将领李春润于新宾成立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第六路军。她毅然投笔从戎。父母劝她：“兵慌马乱的，一个女孩子参什么军？”她说：“只顾个人，救国的事让谁去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难道说就没有巾帼英雄么？”父亲认为女儿说得有道理，支持了她的行动。在刘桂贞的带动下，新宾县许多青年踊跃参军。开始她在连队担任文化教员，负责编写宣传稿件，她编写了很多稿件、宣传标语，并自刻钢板印刷，组织战友到处散发张贴。后来，她被编入女子宣传队。她长得俊俏，语言流利，为人大方持重，和善可亲，很受人们欢迎。

5月2日，自卫军和于芷山伪军在新开岭激烈交战。3日，于芷山伪军占领了永陵街，向新宾县城逼近。新宾县内一片混乱，刘桂贞带领宣传队员深入街巷进行宣传，号召大家支援前线，为前线筹粮筹款，组织人员做担架，救护伤员。伪军接近县城时，她才带领宣传队离开县城，撤至城郊照阳沟一带。她和宣传队一起，披星戴月，翻山越岭深入部队进行宣传，鼓动自卫军战士的士气。

5月18日，自卫军分三面向县城反攻，敌我双方激战四昼夜，自卫军终于夺回了县城。在自卫军与敌人数次作战中，刘桂贞英勇善战，临危不惧，自卫军战斗到哪里， she 就把宣传工作做到哪里。在街头宣传自卫军的战斗捷报，号召民兵拿起武器，驱逐日寇，保家卫国；组织妇女为抗日前线筹粮做鞋。她还编排了话剧《安重根刺伊藤博文》等到处演出，深受爱国军民的欢迎。由于她工作出色，受到了首长和战友们的热情赞扬。不久，被授予上尉军衔。

10月，汉奸于芷山、邵本良率日伪军向新宾进犯，新宾县城再度沦陷。刘桂贞随军撤至南加禾村。她骑马走在部队后面，

当她发现敌人从北山向村里逼近时，立即呼喊：“敌人来了，快走！”她边撤边开枪阻击敌人。为了引开敌人，她毅然将马拨向部队撤退的反方向奔驰而去。敌人的马队尾追而来，子弹从她耳边嗖嗖地飞过，一颗子弹射中了战马，她从马上摔下来，又一颗子弹射中了她的腹部，她忍着剧烈的疼痛，将肠子压回体内，用自己洁白的手帕堵住了伤口，然后利落地撕下领章，把领章、文件包、手枪分别扔在庄稼地及草丛中，一会儿便昏死过去。敌人的马队追上来以为她死了，就继续搜索义勇军去了。

当刘桂贞苏醒过来时，敌人已经远去。她挣扎着在草丛中找到了文件和手枪，艰难地向附近的一个农舍爬去。一寸、一寸，爬过的地方留下了鲜红的血迹。农舍里只有一个患病的男人，刘桂贞用尽全身力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是县街刘家肉铺的女儿，参加了义勇军，受伤太重怕不行了，请把文件和枪交给义勇军。”说到这里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又说：“请你转告我的父母，他们的女儿是为抗日而死的。”然后她要了一瓢水，一口气喝了下去，将堵在伤口上的被鲜血浸透了的手帕取出蒙在脸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那年她才19岁。

巾帼英雄刘桂贞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建国后，民政部追认她为烈士，新宾抗日英烈纪念碑上刻着这位巾帼英雄的名字。